



箴言

古村落保护须活态传承

□ 王国平 高建进



4月初,在福建南平邵武举行的中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古村落价值、古村落地方区域特色、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途径等话题展开探讨。其中,如何正确看待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如何认识古村落保护中“人”的地位成为讨论的焦点。

村落里藏着文化的“秘密”

“田园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当人们在展望城市的美好前景时,是以乡村为原点和坐标的。

“中国古村落的美,首先在于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依存关系。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中国村落普遍因循的法则,体现了中国人尊崇自然的原则。”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托说。

他以徽州宏村为例。宏村整体布局为“牛形”,背靠的雷岗山为牛首,村口一对古树为牛角,村中的民居群为牛身,穿村而过的邕溪为牛肠,溪水穿流于民居院落,汇入牛胃形的月塘和南湖,绕村的山溪上四座木桥为牛腿脚。

“牛形村”运用了类似“仿生学”的设计手法,将村落布局与传统农耕文化象征的水牛相比附,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思想的活化。”刘托表示。

为何在古村落里走一走让人感觉身心舒畅?刘托认为,这是因为古村落

的生活节奏、简单重复的生活模式给都市人提供了回归心灵的钥匙。

传统民居的设计理念并不显得陈旧。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赵兵通过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宗科乡日斯满巴碉房的研究发现,这些藏族民居一般不占用平地,而是利用坡地,因地制宜,既节约了土地,又确保建筑外形优美,而且建房时充分利用当地大量的天然泥土、木、石等资源,几乎不产生建筑垃圾,“这和当今城市建设中过度耗用建材,造成的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形成鲜明的对比”。

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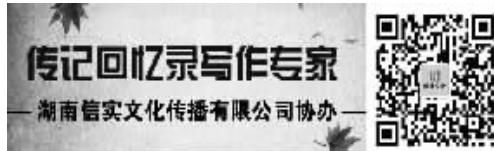
“尽管当前古村落保护形势大好,但依然没有走出低谷,还处在落后状态。人们更多时候充当的是老房子的匆匆‘看客’。”

中国古村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福建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直言,古村落保护,在坚持对“物”的守望的同时,更要加强对“人”的关注,“古建筑是传统村落的肌体,文化传承是古村落的精神

支柱,传统村落里的人,也就是那里的生活形态、生产形态,是传统村落里的‘心脏’。只有‘心脏’跳动了,村落才有活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祁嘉华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当前,一些传统村落面临‘输血式’帮助,正在按照城市生活的样态加以改造。这导致村子的名字虽然还在,但原有的历史环境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很可能在盲目开发中被置换掉了,村子在文化上可能正在发生着‘基因’突变。”

在祁嘉华看来,古村落保护关注“人”早就有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在河北保定22个村成立“平民教育实验室”,陶行知在南京成立“中华教育改造社”,梁漱溟在山东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他们在设法复苏农村经济的同时,还兴办水利、改良耕作、修筑公厕、营造环境,涉及农村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头绪很多,但是尊重民族传统,以教育为核心,以启发‘民智’为切入点的宗旨贯穿始终”。



艺评

以文化自信彰显制度自信

□ 静致远

正在热播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在玄幻、穿越类电视剧充斥荧屏的当下,如同“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点亮荧屏,其实也是“应运而生”。这部电视剧能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是中国社会对腐败的痛恨和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败成绩的充分肯定,彰显了影视剧创作的文化自信、党和国家反腐败和依法治国的制度自信。

近年来为何法治题材影视作品热播?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高收视率和票房背后的有力支撑。如《十二公民》《小镇大法官》《涓天河行动》等涉法题材影视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法治中国的生动诠释。主创人员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感知,对发展脉搏的把握,对时代重大命题的回答,无不彰显法治的力量。《人民的名义》剧中腐败势力非常猖獗,形势非常严峻,但每一集中,观众都能看到人性的温暖、正义的力量,光明驱散黑暗、美善战胜丑恶,美好的希望就在前方。

法治影视剧是文化产品,其热播折射出中国的文化自信。党和国家反腐败和依法治国的制度自信恰恰是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支撑。《人民的名义》体现了最新的反腐成果,打虎拍蝇、海外猎狐等均有反映。反腐不只是一要把“生锈的零件”“患病的器官”拿出来,更重要的是找到致锈的原因,病灶的所在,从而正本清源,创造清明的政治环境和执政生态。据主创人员透露,剧情涉及的官员职务之高超越以往任何一部反腐剧,但大量反腐倡廉的感人细节,使得这部剧更加丰满。

党中央“打虎”力度越来越大,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下无死角、上无禁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全社会期待文艺家们继续以文化自信彰显制度自信,创作出更多写实的优秀文艺作品。

校训·校歌系列之一

编者的话:校训、校歌是激励、引领学校的精神坐标,是凝聚一个知识共同体集体意志的文化旗帜。即日起,本版推出“校训·校歌”系列。首篇由长沙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屈晓军领衔,看他给我们介绍他理解的长沙师范学院校训。

长沙师范学院·厚德博学 特立笃行

今年是长沙师范学院105岁诞辰。我们通过她的校训变迁,感受这所百年师范名校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优良办学传统。

长沙师范学院由毛泽东的老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共和国教育事业奠基人徐特立创办于1912年。徐老在这里呕心沥血、苦心经营多年,培养了以田汉、许光达、刘英、廖沫沙等为代表的大批杰出人才,创立了他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倡导并践行“三育并举,德育为先”,该校多年来采用“公诚勤朴”的校训,激励全体师生做人做事公正诚实、勤劳朴素,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长师人”。

2005年5月教育部特批长沙师范学院为“普通师范专科学校”,由此开始了二次创业步伐。为激励广大师生朝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谋求学校新的更大发展,该校提出“自立自强,致高致远”的校训。

2013年4月,该校正式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由此开启了建设合格本科院校的宏伟征程。为更好地明确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务实创新的时代意识,弘扬学校的优良传统,该校确定了“厚德博学,特立笃行”的校训。

“厚德博学,特立笃行”,取自《易经》“厚德载物”、《礼记·中庸》“博学之”“笃行之”、《礼记·儒行》“其特立有如此者。”“厚德”即品德高尚,“博学”即学识渊博,“厚德博学”强调品学兼优的人才培养目标;“特立”指独树一帜,亦指徐特立,一语双关,既倡导创新意识,又彰显学校渊源;“笃行”指切实践行,知行合一。“特立笃行”强调在厚德博学的基础上,做到德才兼备、独立自信、经世致用。

屈晓军

名家读名著①

《红楼梦》是非同凡响的。

200多年来,它从禁书到广泛流行,成为中国公认的文学巅峰,被各种人物研究讨论、争辩发挥,形成了专门学问。不论在世界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可能与《红楼梦》相比的书。

曹雪芹没有更多的其他作品留世,就是这么一部《红楼梦》。而且这个《红楼梦》的流行版本,据说不完全是曹雪芹所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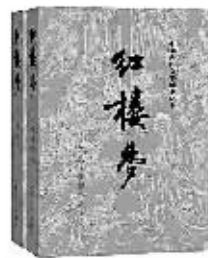
可是,早在《红楼梦》当年靠手抄本流行时期就已经出来一句话,说是“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就是说,你如果不聊《红楼梦》,你读多少诗书都白读了。这又让人想到元朝戏曲《琵琶记》作者高明,在中国历史上也很有地位的另外一句话,就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说如果你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不能够改善世道人心,不能够改善风气和教化,那么你写得再好也是枉然。

这两个“枉然”不一样。第二个是从教化的意义上讲的,这是中国几千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也就是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而《红楼梦》,

厉害哟,我的《红楼梦》

□ 王蒙

编者的话:距离世界读书日还有11天(4月23日),每年的4月,我们都在读书,但毋庸置疑,专家、学者、作家看书的角度会与我们不同,他们从书中看到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看不到的。从今天起,本版开辟“名家读名著”系列。开篇就由王蒙先生领衔,听他给我们讲讲他看到的《红楼梦》。



恰恰直接的教化意义不那么明显,而且从正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来说,其思想情调,涉嫌“有邪”。

不言《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句话旨在强调此书时尚性、流行性、普及性、话题性。

《红楼梦》曾经被毛泽东主席给予没法再高的评价。

毛泽东说《红楼梦》至少要看五遍,看不够五遍就没有发言权。长征的时候他还支持过一些人,说长征时也可以读《红楼梦》。在他的名著《论十大关系》里边,他说:“我国过去是……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半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

不起来。”后来“十大关系”的正式文稿,将“半部《红楼梦》”改成“一部《红楼梦》”了。可能是大秀才们觉得半部《红楼梦》不太好,其实半部的说法很厉害,这可以说是“厉害了,我的书!”多半部书居然成了这个大国数千年文学成果的一个代表。正如有人说的,即使中国所有的文学都没了,还剩下多半部《红楼梦》,往那儿一搁,你

也得服。对,它很特殊。

那么为什么说它特殊呢?

鲁迅说过,“自有《红楼梦》以来,把中国小说旧有的写法都打破了。”这是指《红楼梦》的深刻性、生动性、真实性、幻想性,而同时呢,又要加上一条它的丰富性、立体性,还有它的弹性。

至于《红楼梦》主题的丰富性,讲得最好的也是鲁迅。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啊……”就是说,不同的人从这个《红楼梦》中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

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

印度诗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1924年4月12日访问中国,抵达上海,次日在慕尔鸣路32号应上海各学术团体邀请发表演说,后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

武汉等地,并发表演说,于4月30日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日本。由于讲学社、新月社主要成员在出面欢迎时把泰戈尔捧为活神仙,并借此鼓吹东方精神文明,遭到许多进步人士的反对。鲁迅因此发表了《骂杀与捧

杀》(《花边文学》)一文,批评林长民、徐志摩等人,说“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木易

历史上的今天